

女媧氏之遺孽

女媧氏之遺孽

· 騰雲鳳 作



幻洲叢書

上海光華書局發行

1 9 2 7

一九二七年五月出版

1 ——— 3000 册

每册定價四角五分

上海四馬路光華書局發行



目 次

曇花庵的春風.....	1
內疚.....	27
拿撒勒人.....	43
姊嫁之夜.....	65
女媧氏之遺孽.....	83

曇花庵的春風

(一)

自黃鶴樓頭沿江東下，在揚子江的航線將完時，有一處商埠因江心有座小山和岸邊矗立着一支崔巍的寶塔，常會引起旅客們特別注意的，便是C地了。C地距繁華冠全國的S埠祇有一夜的路程，地勢一面臨江，三面環山，亘亘的青山，一眼望去幾十里起伏不絕，實是江南唯一的大觀，曇花庵便建在這東郊一坐小山的腰部。庵左一帶修竹，後

面漫漫的盡是松林，鵝黃色的短牆，掩映蒼松翠竹之間，在這風光明媚的三月天氣，遊春的士女，祇要一出東門，遠遠地便可望見了。

這一天清曉，曇花庵的老尼慧淨一早起來，看看階下的鳥糞也沒有除，堂前案上的香灰依然，油燈也沒有點，知道徒弟月諦今天又偷懶沒有起來了，便急忙轉到堂後小房中去喊。月諦近來真古怪，做功課時常是瞌睡，早上也偷懶不起來，下午總是倚了後門望着山下呆想，一點沒有以前那樣勤快了。

曇花庵的房屋很少，走進庵門是一座生了四株梧桐樹的大庭院，正面三間平房，左邊是老尼的方丈，中部是佛堂，右邊是預備施主們做齋的客室。佛堂屏門後面，有二間小房，一間是租給了一個在山下布廠裏織布的女工，一間就是月諦的臥室。從月諦臥室牀後小窗望出去，可以看見後面短

垣圍繞了一座菜圃，角上有一間茅屋，是庵裏僱來的菜傭陳四住的，老尼走進了月諦的臥室，將一頂舊藍花布的帳門掀開，見月諦正兩手蒙住頭，背朝裏面睡着，便用力將她搖了幾搖，月諦才悠悠地驚醒，翻過臉來見是師父，嚇的連忙坐起。面色羞得緋紅。老尼帶了似嗔似勸的聲氣責道：

“出家人要六根清淨，一點不受外緣的影響，寒冬酷暑固然要不辭勞瘁，像這樣三春花暖的天氣，更應格外破曉就起來做功課，怎可這般貪戀牀席！”

“師父，弟子一時大意以致起遲，下次再不敢了。”

月諦心裏亂跳，一面站起一面這樣自答了一句，老尼見她已起來，也就無言，掐着念珠，慢慢踱回堂前去了。

老尼走後，月諦失了魂似的靠在牆上發怔，適

才夢中的事情她記起來了——

——奉師父的命下山到城裏去募月米，因在街上看張公館娶親的喜轎耗時太多了，出城時天已傍晚，在快走近山腳時，對面路上來了幾個惡少，她看見他們遠遠地指着她交頭接耳，知道已是不懷好意，嚇的低頭走在一傍，那知他們竟緊逼了上來，有的說她這樣遲才回來，定是在城裏什麼廟中去會和尚；有的說尼庵的佛龕下總會藏着男人，他上次親眼看見；有的更問她在這樣貓叫石跳的春天，晚上可想……她嚇得紅了臉不敢開口，急從旁邊跑去，那知他們竟追上來，當中有一個竟趕上從後面將她緊緊抱住，幸虧這時路上又有人走來，他們才撒手任她跑了，她不敢再從大路回去，即忙沿了田埂想轉上山坡，那知才走了幾步，在一座高墳後面，突然看見一隻小腳，兩個人正在……

她想到這裏，兩頰羞得緋紅，昨天晚上因聽見

兩隻野貓在瓦上追逐的鳴聲和窗外那吹進的一陣花香所引起她的那苦悶，又來纏繞着她，她不敢再多想，怕遲了又要遭師父見責，祇得懶懶地走了出去。寂靜的小庵裏，春神也似乎並不吝嗇她的蹤跡不肯光臨，庭前草色油然，梧桐樹也抽了嫩綠的新芽。月諦掃過了地，便抱了觀音案前的花瓶，到後園去汲水折花。小園裏給朝陽照了一早晨的自地上所蒸發出來的土氣，和着花香，在她一啓門時，嗅着了便有點朦朧。她從井裏吸了養花的水，又折了兩枝初放的碧桃，便在畦旁看菜花上嗡嗡的蜂蝶。站久了，太陽的熱力貫徹了她的全身，她看看茅屋上吹起嫋嫋的炊烟，覺得自己也像有點飄渺無主起來。她感着自己有點虛空，需要一種緊迫的壓力，她便將懷中的花瓶緊緊貼住自己的臉上，炎熱的面部受了這膩滑清冷的熨貼，才微微覺到一種快感。

這一天一個早上，她比以前更覺軟綿無力，像遺失了什麼緊要的東西似的，祇覺自己腦中紊然，無力作主，心跳得格外厲害。翻開了淨土法門，他偷眼看看師父不在旁邊，竟將擊木魚的小槌也舉起靠住兩頰用力地摩擦。

(二)

月諦的來歷，據山下人說是一個少女的私生。一降下地時，她那不知名的生母大約不忍將她置死，便偷偷地將她拋在路側，恰好這曇花庵的老尼走過山下時，聞着啼聲看見了，倒底出家人心軟，不忍閉目不睹，便將她抱起寄養在山下一家農夫家裏，一直到七歲時，才將她領上山來。這段故事，大概山下的人都知道，幸虧慧淨那時已有五十多歲，不然，還要惹起她人的一些閒言哩！月諦上了山後，老尼祇使她做些雜事，或伴着化緣，一直到十三歲那年，才教她誦經，現在已經十七歲了。私

生兒大約因了父母當時猛烈的熱情的遺傳，常常多是早熟早慧，月諦當然也逃不了天然的勢力；她十四五歲時下山看見許多婦女抱了嬰孩或是同着男人談笑，對於自己這樣清冷的生涯早已起了疑問，但是孤寂的庵中，每日除了老尼脫脫的木魚聲外，甚麼新見聞也聽受不到，老尼除了誦經之外，固不教她甚麼，她自然也不敢多問，所以她每日祇是謎一樣的過去，一直到去歲那布廠裏的女工金娘遷了來時，她才從她的口中知道了一些世事和人事。金娘本是偕着丈夫住在山下，一同在布廠裏做工，去歲因丈夫死了，嫌一人獨居在山下房租太貴，才找到了曇花庵裏來。老尼因為貪圖一塊大洋一月的額外收入，且房子空着亦是無用，所以就允許了她。金娘遷來了後，月諦起先因為沒有同陌生人居慣，所以對她很冷淡，後來漸漸覺得金娘的言語舉動都比老尼可親，也就同她親熱起來。無事時

總是偷到她房裏去閒談，金娘也不時和她談起一些她所未知的事。

一天晚上金娘在房裏晚飯，月諦跑了進來，金娘指着桌上的一枚紅蛋，帶着戲弄的口氣向月諦道：

“月姑娘，這個蛋請你吃了罷。”

月諦搖了搖頭坐下。沉默了一會，又突然問道：

“蛋染紅了還可吃麼？”

“蛋染紅了怎不可吃？”金娘笑了起來。

“爲什麼要染紅呢？”

“生了兒子自然要染紅蛋！”

“怎麼會生……”月諦帶了一種疑惑的神氣追問。

“我不相信，我不相信，當真出家人連這些事也不曉得！”金娘斜了頭笑得兩隻小眼都閉起

來了。

“那個是出家人！又沒有人告訴我，我怎會懂得？師父怪是可怕的，好金娘，請你告訴了我罷！”

月諦將聲音放低了，帶了一種央求的神氣，扯住金娘的袖管。

人的希望不能達到時，僅在口頭講出，也同樣可以得到一種快感，可惡的金娘，大約因獨居久了種種方面自感到不滿，現在經了月諦這樣的央求，樂得借此發洩自己的悶塞，便完完本本將月諦心中所帶着問號的事情，一一向她解剖，並且還連帶着告訴了許多別樣的話兒。自從這一晚後，月諦如同破繭出來的飛蛾般，做醒了一場大夢，才得重見天日。她以前看見兩隻蝴蝶在天空飛逐，總不明白牠們的原故，現在她恍然了。尤其在下山時看見男人，總覺有點異樣的感覺。晚上一人在房裏，她

總偷偷地從牆上刮下一些白堊試塗在手上，想嘗嘗那粉脂的滋味。月諦現在是明白了。

鄉下人的戀愛是很浪漫而隨便的，月諦一人傍晚倚了園門，向山下作遐想時，在長草叢中或大樹背後，總會常常看見金娘所告訴她的一件事。這種關於夢中的理想的强有力的實證，在她的腦上留了極深刻的印象，使她看見男人時總覺能格外引起她的注意。她現在漸漸覺得自己的意識中有種不敢說出的要求潛在，她想起了兩頰總要泛紅。她覺得想起了男人心中能生快感，但有時又有點懼怕；這種矛盾，常常使她在夜裏構成很古怪的夢境。

她常常歡喜到金娘的房中去，這當然是老尼不願見的事。老尼近來已對金娘生了嫌惡。她是歷盡滄桑的人，她有時看見金娘放工回來後又換上衣服梳了頭重行出去，一直要到第二天清晨才眼

球上蒙了紅絲蓬着頭跑回來，總是要私下嘆道：
“善哉，這那裏是孀居！”

但是近來月諦智慧方面的發達已與她身體方面的發達到了同樣程度。這天老尼見她又從金娘房裏出來，便沉了臉責道：

“月諦！出家人以清淨修養爲本，非至不得已時，不應常常與外界人談笑！”

“師父原諒。我今天是看金娘又買了魚回來，所以特地跑去拿六道輪迴之說勸她的，告訴她一切衆生俱是父母。”

老尼無言，月諦的心中暗暗奏着凱歌了！

(三)

誘惑是司春之神的唯一絕技，她把雀兒逗開了歌喉，花兒逗出了蓓蕾，又將溪水引起微笑，枝頭引出新芽，現在更轉向人的方面來了。月諦自春風沿了十里長山吹進曇花庵以後，她的心中更

加飄渺起來。她有時覺得自己很是明白，但有時又覺得模糊，她感着自己心中有種缺欠，但是她不知自己的要求究是什麼，不過漸漸有點自己對於自己的行動和意識不能作主起來。一點小的事情，都能使她驚動。尤其是夜間熄了燈，靠在牀後的窗口，望着園中蒙了紗似的月光，或嗅着夜風送過來的花香，和在牀上聽見一兩聲屋後松林中棲鳥的幽鳴，都能使她整夜的不能成睡。在這樣的輾轉中，她常是把金娘所告訴她的話反覆地來猜證，搜遍了她單純的腦經，來作暢意的遐想。近來她的夢作得更是多了。

這一天她因夜裏又睡得很遲，所以早晨竟未能按時起來，給老尼將她從夢中喚醒了後，她昏昏地將一個早上混過，但是心裏却不安定得厲害。近來天氣漸漸暖了，她覺得體中像有熱力膨脹着，有一種被繩索捆緊了的苦悶！

下午老尼收拾了一個包袱，重換了一領布袍，預備出去；臨行時囑咐月諦道：

“月諦，我到城裏有事，今晚或不同來，你好好地庵裏留心香火，傍晚無事，可到後園去監視陳四種菜，不要偷懶！”

月諦近來確是很懶。不但老尼不在面前時她不肯念經，她並且對於念經起了厭惡。她自己常常這樣想——是那個送我到這裏來修行？修行有什麼用？修成了像觀音那樣的道行，也不過贏得孤獨一身，坐在庵裏受冷清！

她看見老尼走了，心裏不禁暗暗歡喜，她知道她又可任隨自己的意見行動一刻了。

春日午後的空氣，確使人能疲憊。老尼走後，月諦悄悄掩起經卷，走向小房，不覺倒在牀上。四週靜謐，日光映得房裏雪亮，她像方做過了一件不可告人的事似的，忽覺在這寂靜中，似乎四週都有